人類學上唯物論對唯心論的鬥爭

普利斜茨基 (М.С. Плисецкий) 著 余元龔譯

(1) 在古代和中世紀階段的人類學中唯物論對唯心論的鬥爭。

在敵對階級社會中，二個相反的世界觀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唯物論的世界觀和宗教唯心論的世界觀。唯心論的支持者，統治的剝削階級底辯護人企圖證明一切死的和活的自然，人和社會制度是由上帝所創造的，是永遠不變的，因為變換現存秩序的企圖，便是反對上帝的意志。

唯心論反對唯物論底鬥爭，在古代就已帶來了極端殘酷的形式：反對‘對自然的理解，說什麼自然生來就是這樣，沒有任何外來的增加’（恩格斯）。

在古代希臘，例如：奴隸主貴族階級唯心論哲學思想家柏拉圖（紀元前五到四世紀）看到了唯物論對統治的剝削制度是非常可怕的威脅，便起來反對德謨克利圖（демокрит）的唯物論（紀元前四六〇年），柏拉圖表示：唯物論引導青年不再信仰上帝，而對上帝無信仰，便將引起革命，柏拉圖要求對於一切破壞宗教基礎的人予以嚴厲制裁。

偉大的古典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紀元前四世紀），是多種知識領域的首創者，其中便包括着生物學。他首先創造了動物界底部門，在這個部門中將人類歸入在‘有毛髮的胎生四足’動物羣中，這便是哺乳動物。亞里斯多德爲了自己的無神論觀點而被起訴爲不敬上帝。對他以死刑相威脅，於是不得不從雅典逃亡。

雖然對科學的唯物論者加以迫害，可是反動力量仍舊不能使人類科學停止發展。自然哲學家魯克列·卡爾〔Лукреция кар（紀元前95—55年）〕在自己的天才詩歌‘關於物質自然中’以反對宗教和反對各種各樣迷信的真實戰士之姿態出現。魯克列·卡爾把宗教與科學對照一下。這位哲學家底學說是對的，生命在大地上的產生和發展是並沒有任何上帝底支配的。

克拉夫提亞·格林（Клавдий Гален）完成了人類在古代世界中底科學發展之最後階段。這位爲

人所譽揚的醫生是生在公元二世紀（131—201年），他便是古代科學傳統底繼承者。

格林是當時偉大的比較解剖學者和生理學者。在研究人猿方面，格林得到了堅強的確證，他說牠們是‘可笑的人的摹倣者’。

但是關於人類學在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是整整中斷了一千五百年。基督教堂的神父以一心的‘賢明’宣述聖經。在許多世紀的長久歲月中，教堂總是進行着戰爭去反對科學和科學家。解剖學者的研究，有才幹地闡明了人類與動物底親族關係，因而受到了嚴厲的處罰。一切凡是爲了反對聖經的，都被宣佈爲‘異端’。千千萬萬的‘異端者’死在聖教室和‘神聖’宗教裁判所的恩賜中——天主教堂底法庭。

十四世紀歐洲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嚴重的變化。世界貿易的發展和國際關係的增強，要求着社會和文化生活底解放。在時代上，從十五世紀下半期開始，破壞了封建制度底威力。對於這點，恩格斯曾經寫下了關於這個地面上延續到現在的一切革命中最偉大的時代。而在這個革命氣氛中所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亦是澈底革命的自然科學。

十五——十六世紀中在許多國家內產生了第一個研究院和大學。

雖然教堂反動派如以前一樣的狂暴把那時候進步思想最優秀的代表者投入了牢獄；並把他們的貢獻予以燒毀；可是它（反動派）實際已經無法阻止科學從優勢的神學中解放出來的初步過程了。這是一定的，在起首時期，不過累積了一些實際的資料，而沒有實際資料的話，任何理論的普及都是不可能的。這個過程延續了好幾百年。

(2) 自然不變底反科學思想之謬誤論證（從林奈到達爾文）。

在十八世紀初期學者們已經知道了數以千計的動物種類。爲了研究這個巨大的物質，必須引導它到規律中，加以分門別類。這個偉大的任務是由

卡爾·林奈 (Карл Линней) 來完成了(1707—1778年)。但是林奈仍舊不能夠提高了當時社會的一般水平。他認為：種類生存在世界中，是由上帝所創造，因為人是按照他的形狀而創造的，並賦予了一部分上帝的靈魂。可是根據解剖人類的構造，林奈還是把人收入在哺乳類中，放在首等項目中，而與人猿並列。

根據林奈從1735年到1777年在禁令之下所發表的‘自然規律’底指示，這一事情竟使羅馬教皇吃了一驚。

根據自然不變底聖書理論，被羅蒙諾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 給予了無情的打擊，我們天才的同胞在反對他的同時代人 (林奈) 之時，在自己的著作‘論地層’中寫道“……應當牢牢记住，在大地上所看得見的肉體事物以及世界的全部，都不是從開始創造時便是如此的構造，猶如今日我們所認識的那樣”。羅蒙諾索夫嘲笑學者們，因為這些學者們解釋有生命和無生命底自然起源是受着上帝支配的。在十八世紀下半期進化思想已經獲得了許多的支持者。

在1809年法國自然科學家拉馬克 (Ламарк) 出版了‘動物哲學’一書，在這本書中敘述着動物界進化的理論。依照拉馬克底學說，最低有機體很早就開始提高到最高有機體。在最低形式逐漸地轉變成為最高形式底影響的，主要因素，是外界的環境。動物根據某種理由隨時變換了自己的棲止地方，氣候，食料和習性。在它的有機體中發生了變換，這些變換是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的，並走向均衡和形式的變換，如各部器官和它的全身。這樣一來，有機體，從前原來是屬於一個樣式的有機體，經過了許多世代以後便變成了新的樣式，而與以前的樣式大大地不同了。

拉馬克是唯物論者，在那個時候，他曾試圖以形而上學的有機體底‘內部努力’來解釋進化過程。例如，池沼地的飛禽為什麼有着長足和長頸呢？拉馬克認為鳥因為想捕捉魚而又不願浸濕它的身體，於是便使勁以自己的‘內部努力’，而伸長了自己的足和頸。拉馬克議論底折衷性，便減輕了自己基本學說中的正確性。

可是，在自己對人類起源底觀點中，拉馬克堅持着唯物論的觀念。他對於進化問題的銳敏和瞭解，給他同時代的人一個極大的驚訝。根據拉馬克

底見解，一切動物中更接近於人類的便是安哥爾 (Ангол) 的猩猩 (他大約是暗示着黑猩猩)。拉馬克學說同意人猿長成為人類特徵的前提，是在直立的步行上，這是由人類祖先底後肢進化成支撐器官和行動的結果，而前肢——則進化成勞動器官。在我們祖先思想傳遞場合底社會生活之進行中，開始改用象形符號，然後他們作成了明晰的語言。這個人類起源底概念，便是在現在還未老舊。

拉馬克關於‘內部努力’的理想主義論文，和天才科學家底政治不堅強性，都被詆毀為照公式所組成的唯物論之人類起源學說。這二個消沉的時機可能給與了僧侶階級的擁護者去曲解他的進化思想，這個進化思想已在時間上被遺忘了。

剛剛經過五十年，在1859年，拉馬克底進化思想在十九世紀最偉大生物學家查理士·達爾文 (1809—1882年) 的學說上獲得了反映。一八五九年他的著作‘物種原始的演化過程’出版了。在這本書中達爾文實現了拉馬克的最初理想，同時並解放了許多世紀來所束縛着的生物學，這個束縛是被牧師們所巧妙地纏繞着的。在他以前所累積起來的基礎上和被他自己所蒐集的物質基礎上，達爾文對有機體進化的原因給予了可憑信的，有科學根據的說明。達爾文的學說——是唯物論在生物學中的最偉大勝利。

(3) 達爾文學說—唯物論觀點在自然界的勝利。

當達爾文在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創立了自己的學說之際，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在上層階級 (資產階級) 和下層階級 (無產階級) 之間進行着尖銳化的階級鬥爭。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到處起來反對進步思想和思潮，而首先是反對進化思想。

達爾文顧念了一下不順利的局面，在自己著作‘物種原始’中竭力避免了極大‘刺激的’人類起源問題。然而，在最末一章中達爾文表明了期望，說由於物種起源學說，‘將有許多光明照射在人類起源和它的歷史上’。

達爾文著作出版後不久，在倫敦‘學術協會’ (Атенеум) 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匿名作者對這部‘不道德的’和無神論性質的書，大表憤怒。

批評祇是當作了信號，繼批評之後，便以一切反動印刷品的紙張齊向達爾文頭上打下來。英國自身為了不同意聖書而與‘偽科學’鬥爭起見，便創

建了專門研究院。

歐洲其他國家底僧侶恐懼起來。來比錫神學教授留脫加爾特(Лютгарт)起來反對達爾文,力主‘關於創造萬物,祇是屬於宗教問題’。反動派思想家美妙地理解着說,達爾文學說‘是把創造者趕出了大門之外’,因為它被發現了與宗教相矛盾,所以他們便組成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運動。

俄羅斯牧師們也起來反對達爾文學說。大主教馬卡利亞(Макарий)要求信徒們拒絕這個學說,並無條件地承認關於創造動物和人類的聖書神話,和關於洪水和其他‘神蹟’現象的聖書神話。

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出版了新書‘人類原始及類擇’。在這本書裏,達爾文毫不畏懼地與教堂進行着爭論,他寫道:“如在煩瑣的某種事物上一樣之自然現象上,從來所沒有看到過的類似野蠻人之人,這是沒法想像的,因為人類是由於個別的創造作用之胚胎而成的”。雖然在那時候,當上述書籍發行之時,關於人類起源於動物問題已經建立了,而許多作者也出版了關於這個命題的專門著作,可是,這並沒有減低了達爾文著作的價值,它還是在科學上呈示了巨大的貢獻。對於已經熟知的事實,達爾文增添了新的內容。但是還不祇在這點上包括了達爾文的功績。在他的著作中,除此以外,當時在合乎科學的文學中,還完成了不太受人注意的人種問題。

(4) 反達爾文學說之反動鬥爭。

這個問題當時在美國是特別尖銳的,尤其是南方的奴隸主各州中。剝削階級的唯心論者,以全副力量竭力證明着,說黑人和歐洲人,在二者之間是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共同之處的,因為白人是‘高等種族’,而黑人在那時候則被視為半人半動物,他們在權利上若與白人平等是要威脅文明滅亡的。

關於人種問題,也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底對外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殖民者佔據了並殘酷地掠奪了豐饒的土地,而毫無防禦的‘有色’住民變成了奴隸。這種掠奪的行爲,被資產階級的唯心論者,美其名曰‘文明人’的傳道,說什麼:領導下等種族的責任,是放在‘高等的白種人’身上,‘開化’他們並使他們吸收歐洲的文化。

反動科學家使盡一切方法企圖證明生物上和心理上的優越,白色人種是高出於有色人種之上的。他們主張:有色人種是從其他祖先生出的,因

此之故,在二者的才能上便有高低之分了。甚至在達爾文學說的信奉者之間,也有人固守着關於人種貴賤之原理。他們確信不同的種族是處在生物學進化底不同階段上。達爾文推翻了奴隸主唯心論者底臆測。在無可爭辯的事實上,他證明着所有人們,除了他們的種族特徵關係外,在生物學和心理學方面是不分貴賤的。

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的演化過程’一書,是在嚴峻的歷史精神中所寫成的,他獲得了馬列主義創始者底完全高度評價。馬克思在致恩格斯(1860年末)和拉薩爾[Лассаль(1861年初)]的書翰中,力言達爾文的理論是支持了關於歷史上階級鬥爭底學說。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所致之辭(1886年)中,也同樣強調着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底相同性:“達爾文揭開了有機體發展的規律,馬克思也同樣揭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盡人皆知,列寧關於那點上的意見,說“達爾文經推論動植物種類底判斷結果,對於任何事物是一點兒沒有關係的,一點兒也不是偶然的,一點兒也不是‘被上帝所創造的’,一點兒也沒有不變的,並且首先在整個科學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物學,這個生物學是確立了種類底進化性和它們之間的遺傳性”(列寧全集卷一第六十二頁)。斯大林同志稱達爾文為偉大科學家。

在同一時候馬列主義的創始者避免了達爾文底馬爾薩斯主義之錯誤。

(5) 馬爾薩斯派和它的剝削本質。

如所周知,英國教皇羅培爾特·馬爾薩斯(1766—1834年),在自己著作‘試論人口法’(1798年)中提出了自己的任務,便是以‘自然規律’去辯護社會的不平等。按照馬爾薩斯底意見,以為一羣剝削者的過度財富和貧困,饑餓以及絕大多數被剝削者底過早消失,都是後者過度多產的結果。馬爾薩斯認為自然決不可能對一切生物給予足夠的生存資料。

在達爾文時代,生存競爭底觀念,曾在整個英國傳播着。由於利潤追逐的熱切,資產階級把競爭變成了特殊的宗教,而沒有特殊的宗教是決不能進行貿易,工業和政治的。資產階級底唯心論者在一般規律的特徵中,例如在自然中和社會中所同樣起着運動的規律之特徵中看到了競爭。達爾文顯然也處在這個流行思潮底影響之下了。

但是在那個時候，根據馬克思底意見，因為馬爾薩斯學說底卑劣思想的特質和反動目標底偏見迫害，所以達爾文對馬爾薩斯底理論，單純地不加批評，這個直到最後也沒有弄清楚的，反動的社會理論之外來語，便機械地給搬進了生物學的領域內了。

達爾文歸納了馬爾薩斯關於‘生存競爭’底臆說，實際上他自己可能放棄了它對人類上的應用。例如，他寫道：人民大眾底貧窮，顯然不是自然規律的結果，而是國家制度的結果。

同時，達爾文剝奪了自己的將來之偽造者，馬爾薩斯派，剝奪了在動物界裏把人類社會與野獸的規律作為比較的基礎。

(6) 恩格斯論人猿在人類和古代人類進化過程中之勞動作用學說。

斯大林在自己卓越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強調着說：達爾文是唯物論者，而非辯證法者。斯大林這個表示，自然是因為達爾文祇建立了關於植物和動物底進化論，却没有能力去判明人類進化的主因。根據達爾文的意見，人類怎樣的特質在胚胎形式中就有區別，同樣也在動物裏有着區別，但是祇有人類才發展了它們。在人類和動物之間祇是顯出了數量上的不同，而非性質上的差異。如此的概念，是妨礙了達爾文正確地接近到人類底起源問題上。

祇有在自然上和社會上真實科學的辯證唯物論之觀察，才使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能解決人類的演化問題。首先，這點是被恩格斯在他的卓越著作‘人猿在變成人類過程中底勞動作用’中完成了。

勞動——就是那個偉大的改造力量，這個力量創造了人類。在勞動影響之下，人類有着高度發展的意識，語言和其他固有的特性。在恩格斯以前，勞動的作用在進化中是並沒有注意到的。恩格斯根據這個理由，寫道：“……甚至達爾文學派裏最有唯物論氣味的自然科學家，也不能夠編定關於人類起源底明確概念，因為在表示唯心論影響底力量上，他們並沒有在人類的起源中看到了勞動所起的作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48年141頁。）

當達爾文出版了自己著作‘人類原始及類推’時，在科學家底資料運用上還沒有發現冰河時代

所死絕的生物之殘餘遺骨，這些遺骨是可以用來聯繫到證明從猿過度到人的。對於這點却被進化論底敵人利用了，他們以為這種學說並沒有充足的證據，因為它並沒有根據了當前的古生物學。但是，達爾文對於這點並沒有給添加了任何的意義，因為他確信當有了那樣發現物的時候，他的學說就將被完成了。

那樣發現物之一，是在爪哇發現的。在1891—1892年那裏發現了頭蓋骨的覆蓋，大腿、齒，這些發現物根據絕對多數人類學家的一致公認，無疑是屬於處在從猿過渡到人的階段上之生物。這些發現的骨骼，杜波亞（Дюбуа）醫師（1858—1940年）稱這個生物為猿人。

猿人骨骼底發現物是千真萬確之事，因此使牧師和反動科學家底陣營狼狽起來。魯道立佛·維爾霍夫〔Рудольф Вирхов（1812—1902年）〕，以前原是進步科學家，後來投入了反動陣營，他陡然地想證明，說猿人骨骼是屬於人猿（長手猿）所有的。可是維爾霍夫努力着反對達爾文主義的鬥爭，並沒有給與了反動派以所期望的結果。

猿人骨骼底發現物，給與了更早以前在西歐各地所發現的許多發現物以新型地理解底可能。講到所謂尼安得塔爾（Неандерталь）型人的遺骨時，正如以後所表明的，是在同時代物種底猿人和人之間組成了聯接的環節。

二十世紀以來，由於新的發現物而豐富了關於人類起源科學。猿人底骨骼是在西歐〔海德堡（Гейдельберг）附近〕和亞洲（北京附近）發現了。至於尼安得塔爾人，它的遺骨是在歐洲、亞洲和非洲二十餘個地點上發現的。

和北京附近猿人骨骼一起發現的，還有火的遺蹟和粗製石器。不久以前在爪哇島闢出了若干不完全保持原狀的猿人頭蓋骨和勞動石器。巨大數量的物質文化之殘餘古物是與尼安得塔爾人底骨骼一起發現的。這些發現物不祇可以給與了我們的祖先，猿人和尼安得塔爾人以重建肉體的外貌，而且也繪描出他們生活狀況底可作範例的圖畫。根據地層，在地層中發現了猿人和尼安得塔爾人底骨骼，由於學者們成功地確定着說：猿人出現在大地上大約在壹百萬年左右，由此便為他們的後裔所替代——尼安得塔爾人——大約在五十萬年以前。在一切順序中，尼安得塔爾人大約消失在

十二萬年以前，由此開始讓位與現代人了。

古生物學不僅使我們有可能重建原來人類構成底圖畫，而且也使我們熟識了猿人底祖先——‘類人猿種底特別發展’，關於這點，恩格斯當時寫着作為關於‘形成人類’底祖先。在1934—1935年如此人猿的遺骨（有齒的顎）是在北部印度發現了。它獲得了‘拉馬猿’（Рама питек）的名稱。這便是高度發展的動物。更接近到了猿人。

還有更有價值的證明是冰河時期所死絕的古代人猿底骨骼發現物，它是發現在南非並命名為‘澳大利亞猿’（Австралопитек）或‘南方人猿’。根據所發現的骨骼，其中有整個的頭蓋骨，可以看出南方人猿是以二足直立狀態中行走着的，而它的手也已經解放了的。南方人猿底腦壳大約內含600立方公分的腦髓（與最大猩猩差不多）。南方人猿底牙齒幾乎一點兒也沒有與人類不同。毫無疑問，南方人猿是走向猿人的過渡階段的。

反動科學家在無可爭辯的事實底打擊之下，開始感到辯護聖書裏的虛構和從事反對進化論，都已越來越困難了。他們因此被迫改變了戰略，有些人甚至準備‘承認’猿人和尼安得塔爾人在過去存在的事實。但是他們還不同意那後來便是我們祖先的觀念。反達爾文主義者企圖否定了所發掘出來的現代人類祖先底存在，並給那些僧侶階級底最唯心論者在任何場合都講解關於人類自遠古以來便已處在大地的‘事實’。但是這些捏造顯然

圖二 猩猩的腦髓是在人類腦髓的背景上是破產了，因為最近以來發現了許多人類骨骼的發現物，組成了尼安得塔爾人與現代形式人類之間的中間階段。

(7)在現代科學領域內關於美國的人類和種族之反動捏造。

這對反動派在科學領域內關於人類和人種起源的捏造，是不是表示全部終結了呢？不是的，不祇是沒有終結，而且現在恰巧是反動派以特殊的力量為反動科學而作着白熱化的鬥爭。假使在戰前是被希特勒（Гитлер）黨的‘科學’狂信者領導着進軍反對關於人類科學的話，那末在戰後便轉移到以美國帝國主義為中心的陣地上來了。這個被贊揚‘民主’的國家變成了反動的捏造之軍火藏。總之，他們所圖謀的不祇是為着詆毀達爾文關於人類原始底學說，而且首先是為着證明不同種族人類的不同等值底心理，換一句話說便是闡明了他們的社會不平等。這種‘創作’的特殊典型便是1947年出版的、著名厭惡黑人的參議員俾里勃（Биль-60）的‘在隔離或變成混血種之間的選擇’一書。俾里勃確信自己便是上帝所創造的種族，並把他們區別為上等的和下等的，而人則被區別為主子和奴才。根據俾里勃的見解，黑人不是人類而是半人半動物。

這種見解並不單純是美國吃人鬼底許多高官中之一的部分意見。這個見解是一切統治的資產階級和教堂底官方意見。這亦就是充分地說明了為什麼達爾文學說底教授，在美國大多數學校中，是處在國家的控制中，是被監禁着，而在同時，為傳佈聖經却支出了巨額的資金。據當時官方的統計，沒有一冊非宗教性的書籍能與每年所出版的

圖一 尼安得塔爾人頭蓋骨與記入在它的輪廓上的現代人類頭蓋骨

美國聖經底印刷部數相競爭的。

在衰退中的反動資產階級，猶如古代的奴隸主，極端照顧自己的利益，努力不使勞動者接近到真實的科學，俾使他們繼續信仰在聖書裏關於自然和社會不變的神話，以及信仰資本主義底牢不可破性。

(8)蘇維埃人類學的成就。

蘇維埃的人類學家獲得了豐富的遺產，這項遺產是來自俄羅斯人類學底創建者保格達諾夫(А. П. Богданов)，著名的旅行家——淺黑膚色民族底研究家和保衛他們從殖民地的奴隸身份上取得解放底鬥士米克魯霍·馬克拉雅(Н. Н. Миклухо Маклай)，俄羅斯生理學學派創立者謝巧諾夫(И. М. Сеченов)，聲譽卓著的生物學家和保衛達爾文主義的鬥士季米烈謝夫(К. А. Тимирязев)，以及其他等人等。

並不是模仿着，而是思考着，因為關於蘇維埃的人類科學是直接地繼續着革命以前底科學的。從過去時期繼承下來的所累積之資料，是被蘇維埃科學家以馬列主義的武裝所訂正和豐富了，可是蘇聯科學工作的規模並不是革命前俄羅斯底研究所能對比的。

蘇維埃科學家在科學領域內關於人類起源的活動範圍，可由下面的數字來斷定：在最近三十年內蘇聯所發掘和勘察的三百件以上的古石器時代底遺蹟，其中大約五十件是尼安得塔爾的遺蹟。

圖三 台失克·塔什中的一個尼安得塔爾小孩〔莫斯科國立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重建〕

對於它們裏面的二件，除了石製工具外，又發現了尼安得塔爾的遺骨——基克·科巴〔(Киик-Коба(克里木—Крым))〕和台失克·塔什〔Тошик-Таш(烏茲別克斯坦—Узбекистан)〕。蘇維埃科學家在高加索，在伏爾加河，在德涅泊河(Днепр)，在莫斯科附近發現了過渡類型的人類——從尼安得塔爾人走向現代形式——底許多遺蹟發現物。

對於古人類發現物中之一——台失克·塔什的——應予特別詳述。一九三八年考古學家奧克刺特尼可夫(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在台失克·塔什洞窟內發現了八、九歲尼安得塔爾小孩的遺骨。這個——是在中央亞細亞第一個尼安得塔爾的發現物。不久以前若干資產階級科學家〔沃斯本(Осборн)，蒲里(Булль)，基齊斯(Кизс)等〕認為在亞細亞大概是沒有尼安得塔爾人的，因為亞細亞——現代形式底遠古人的原始住地——是克羅曼農人(Кроманьонс)。反動的人類學家以為克羅曼農人出現在歐洲之尼安得塔爾人底移民場所，驅逐了後者並佔據了它的疆域，恰好也像現代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中一樣的活動。這些反動派學者主張克羅曼農人首先所遞變的祇是白種人。還有一些尼安得塔爾人底殘餘則是‘有色人種’底祖先。台失克·塔什的發現物駁斥了種族仇視者的謠言，並證實了中央亞細亞在當時是住着尼安得塔爾人的，並且也是人類學的類型，猶如歐洲的尼安得塔爾人一樣。

還有一些學者，這些學者們蓄意破壞恩格斯關於人類形成中之勞動作用的學說。以為歐洲的尼安得塔爾人是住在寒冷的冰河時期，反馬克思主義心地的學者武斷着，說寒冷便是主要的因素，因為人類在寒冷的影響之下而形成了。他們聲言，祇有寒冷才迫使我們的遠祖發明了火，製造衣服，建築居室，假使沒有寒冷，這些便不會被人們所發明了。

台失克·塔什的發現物駁斥了這種欺騙性的理論。與尼安得塔爾小孩的骨骼一起在台失克·塔什洞窟中發現的，便是同一類型底礮石器具，這是歐洲尼安得塔爾人用以製作任何東西的。更進一步在中央亞細亞，在沒有結冰底時代，當時在那裏住着尼安得塔爾人，氣候是溫和的，而動物界幾乎一點兒也沒有與現在的動物有什麼區別。因此之故，人類進化底主要因素，不是寒冷而是勞動。

歐洲和亞洲的尼安得塔爾人，是住在不同氣候的條件下，共同經營着同一的生活方式和擁有同一的勞動工具。

蘇維埃人類學底巨大成就，是在於他們與恩格斯底人類學見解完全一致，如在‘從人類形態學、生理學以及它的種族過渡到歷史’的科學上（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948年，148頁。）把人類化石底科學——古人類學——變成了目前疆域中人種類型底出現和變換底歷史知識資料，變成了移民路線，異種混血等等底歷史知識資料。

在馬恩列斯底理論基礎上，蘇維埃科學家暴露了資本主義世界有組織地製造出來的人類和人種起源底偽科學學說之反動本質。祇有在蘇維埃國家底條件中，民族和種族問題才獲得了完全的、全面的解決，布爾什維主義‘黨從事着一切保護科學底方法’（斯大林），創造了一切關於由宗教唯心論的偏見中解放出來的，以及由種族和民族的偏激愛國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人類科學發展的條件。

〔譯自‘科學與生活’（Наука и Жизнь），1950年，第六期，25—31頁〕

東北巨大農業生產計劃即將勝利完成

東北農民現正加緊秋收，東北區今年巨大的農業生產計劃即將全部實現。

東北全區今年的播種面積已擴大到一億六千二百餘萬畝，比去年增加六百餘萬畝，已接近了‘八一五’前最高的播種面積。其中對經濟建設有巨大意義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作物的播種面積，均有顯著的增加。如大豆播種面積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小麥播種面積也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水稻增加到三百餘萬畝，已達到偽滿時期的最高面積；棉花則已超過偽滿時期的最高面積，達到二百五十八萬畝。其他麻類、甜菜等的播種面積都比往年為多。

今年東北秋收平均達八成半左右，每畝平均產量約為二百四十餘斤（原糧），比原計劃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五點八，比偽滿時期最高產量提高了百分之六。今年東北水稻總產量超過偽滿最高產量百分之二十九，小麥超過百分之四十，棉花則超過了今年的計劃產量，達到十五萬四千八百噸。預計今年東北六省糧食總產量可達到一千七百八十二萬噸，超過計劃百分之六。

東北農業生產獲得迅速提高的重要條件，是人民政府積極地加強了勞動互助組織，並且有步驟地改進了農業生產技術。自去冬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提出‘組織起來，多打糧食，勝過單幹’的口號後，各地就進一步明確地認識了組織換工互助的目的，認真地糾正了各種強迫命令的偏向。今春開始，各地掀起了互助組與單幹戶的熱烈競賽運動。各地的區村幹部、共產黨員與勞動模範均積極帶領領導生產。同時，人民政府又給予廣大農民特別是互助組以各種物質幫助，使互助組織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和鞏固。對增產計劃起了有力的保證作用。

各地農業技術的改進工作，在勞動互助組織不斷鞏固的基礎之上逐步進行，已有很大成績，主要是改變了以往粗放的耕作方法，實現了精耕細作。如在春耕中，各地大豆、大麥等種子大部分經過選種和消毒。全區共建立了一百餘萬畝優良品種推廣區，所培育的品種可供明年播種八百萬至一千萬畝之用。各地的施肥面積亦比去年擴大百分之十，許多地區除耕種前施肥外，夏季還上了追肥。南滿若干地區今年上追肥的面積達到百分之六十。今春以來，各地並有計劃地推廣了改良農具和有重點地推廣了新農具。全區今年共推廣四萬七千餘具改良農具，使各地的耕作效率普遍提高。如使用聯合號剗耨機的農民，都作到了多剗多耨的要求。今年東北區有四十二個互助組使用全套機械農具，不但提高了生產，而且促進了互助組織的迅速鞏固。這樣，就在廣大農民中建立了對新農具的良好影響。

隨着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需要，各地牲畜防疫和牲畜繁殖的工作，今年也加強了。上半年，僅受防疫注射的牛馬即有三百七十餘萬頭，基本上遏止了牲畜的疫病流行，減少了耕畜死亡率。改進飼養和交配方法後，牲畜的繁殖率顯著增加了。今年馬的繁殖率提高了百分之六，牛的繁殖率提高了百分之三，現在全區共有公營種畜場十二處，已選出種畜四萬餘頭。

東北人民政府今年對水利建設的投資共達糧食十萬餘噸，動員民工達一千二百餘萬，完成了總長達三千餘公里河流的治水工程，使沿河七百五十餘萬畝耕地免除水患，對完成今年農業生產計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華社稿）